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二十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七

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班馬政疏謂訓馬牧養之法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不節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漢家所謂二十六苑亦是官司所養

之馬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廄監牧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若是不足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兵法漸壞府兵貧不能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

毋爲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校有左右
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
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
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稱也
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
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
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然後從而三之爲
千二百九十六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五路卑之
也賈疏依經八計之得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則

當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又云不見駑之馭夫或脫也王應電翼傳舊說謂駑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駑馬爲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駑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屬於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爲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略相當矣王安石新義

爲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充役事爲多故也

天子之馬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賈疏引趙商問以司馬灋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合大夫采地四甸一甸共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就校人之職相較甚異答曰司馬灋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林之奇全解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衞

文公承夷狄殘滅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底問官民通牧之制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賈疏三牝各一通牡爲四共爲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王安石新義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恭讀

陳氏注謂牝牡雜則不可以駕此謂養馬時不知馬共櫪棧亦蹄齧不可養惟注三牝一牡欲其乘之一性相似爲近然果爾則經文當曰凡馬乘匹牡居之一其義乃皆以近代之法證之凡牡駒之扇九而存一以爲特以非扇雖人騎亦難控制也況欲服之驂之而齊其任乎先王愛物之政則扇三而存一對扇而言故不曰牡而曰特也所存之特既少則遊淫時以一特將三牝義亦可該矣

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

王應電曰天文閣道下王良前四星名曰天駟

馬稟其氣以生春氣發故祭之以祈蕃息舊說以

房爲天駟主天子之後寢於五月初昏正當午位

而乾爲馬得午位盛陽之氣適當房之次故傅會

而爲此說恭讀

房固主後宮而一星不必止主一事伶州

鳩曰武王克殷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此天駟指房宿未可以爲非也

勰文心雕龍其說爲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數車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並爲稱雙名既定則雖單亦復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說文解字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此古人制字之本義也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注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元謂閩蠻之別也國語閩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賈疏案鄭語

史伯曰蠻芊蠻矣不作閩後人傳寫誤也鄭氏以閩爲正又引趙商問明堂位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數與此異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戎狄之數或六或五爾雅有其數文不甚明故不定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邢昺疏案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注云四八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編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上文殷

於三乘知之爲詳故羣賛校人而正其等不使之間雜不齊也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舊說以爲種戎道齊田駑此乃六物豈得爲六節且此專指賛正良馬安得以駑馬雜之此駁正賈疏極當說六節亦頗近理劉彝中義目以知其膽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鬐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跡以知其行之不跲六者僃馬之大節也劉說不知何據似從古相馬法中括而言之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
校人賈疏巫知馬祟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祟
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案天官有獸
醫夏官復設巫馬四人醫四人壷馬攻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牛爲牲故地官有牧人主養牛
馬共乘故夏官有牧師主養馬國憲家獣秣馬之
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養馬之要盡於此
數語
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注

杜子春云佚當爲逸桼佚逸古今字孟子四支之
於安佚也正作佚字無煩改也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鄭司農
云散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後鄭云閑之先牧先
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析摇則括中
物後遂串習不復驚鄭鍔解義庾人職與不宜主
馬祖之祭蓋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則祭閑之先牧
於校人命執駒之時則散馬耳圉馬曰及者及此
時則舉此事爾又云散者以其疎散而不知畏故

聒其耳閑猶禁圉之圉蓋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
毋
正校人員選注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
員者乎之郝敬完解校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
五路之用也鄭謂校人爲師圉恐非王應電與傳
馭夫以下備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庾人差而正
之案二說皆與注異困學紀聞汧渭之間未嘗無
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
趙蔑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語極精渾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注小大異名爾雅騋牝驪牡元駒褭驂鄭司農云月令駕蒼龍陸佃埤雅釋馬周官馬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蓋亦準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爲駴也駴卽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尙强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駴也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卽駴馬是也種馬卽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又云詩曰騋牝三千三千已多騋牝取其大也蓋騲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宗廟用

龍戎事用駴田事用駥駥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為衡頸之間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注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書庌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庌元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劉

彝中義冬寒以草藉馬日蓐春則除之去其穢也釁廄去邪氣也案劉氏訓義明晰庌作訝古文假借字先鄭定作庌庌即今之馬棚也

射則亢椹質茨牆則翦闔注茨蓋也闔苫也鄭鍔解義闔與左傳戎子駒支所苫蓋之蓋同茨牆之時必使圉師翦闔以其蓋斬馬草藝於其事也翰案闔讀爲蓋古無此音說文解字闔閉也春秋左傳襄十五年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杜預注闔謂門戸閉塞翦闔者謂剪除其茨之散亂闔閉

其牆之罅孔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二人注麗耦也應劭風俗通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匹與馬之相匹耳程大昌演繁露曰以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四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儷與匹帛等不知孰是讀劉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注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
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王安石新義
攻特謂駒之不可習者廣人攻之矣及成焉而不
可習則校人攻之鄭敬完解攻特牝馬方孕攻去
其特勿使近牝案夏小正執陟攻車傳攻車也者
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此介甫之所本月令仲夏之
月游牝別羣注孕妊之欲止也此仲與之所本然
皆與執駒文複經以攻加特則先鄭之說不可易
矣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注宮中師圉府史以下也

王氏新義宮中之稍食則馬有發乘於內者故也

恭讀

師圉之屬以官中該之與秋官士師掌官中之政

令同義據注義亦當作官鄭漢時所誤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差擇王

馬以爲六等賈疏六等即上種戎齊道田駑六種

是也王應電猶傳良馬以駕五路也趣馬所掌止

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皆爲周制義或當然也

職方氏九州注此州界揚荆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疏周之兖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小於禹貢時以北有幽并故也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冀自古皆有九州惟舜時置十二州至夏還爲九而周之疆域又異也薛

季宣尙書古文訓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爾雅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職方之九州也郭璞以爾雅所稱爲殷制是殷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邢昺爾雅疏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此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是殷制也王安石新義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

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德化自西北而南以南爲遠以遠爲難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王應電襲傳舜時四裔來王封域極廣牽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

兗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
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
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唯
河爲大禹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
淪於海正東之地不及於虞故有青兗則雖革徐
州而東方無空若無梁州則西南與地似於缺然
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南而次東北次
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於北方周家世居
西土文王之化近及江漢正荆州之地武王伐紂

而庸蜀羌髳微從是乃梁州以及於徼外之地然
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
則分屬於荆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於職
方也蔡氏此說甚確可與五戎六狄參通
正南曰荆州其浸潁湛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
非也湛未聞又引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
湛湛或爲淮賈疏據地理志合在豫州又昭元
年左傳又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亦在豫州易被
總義襄十六年左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

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在今汝州之葉縣經以為荊州之浸必有脫誤處黃度說鄭氏言穎宜屬豫州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或有所更革湛水酈道元水經注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注云未聞疎也案今汝州魯山縣即漢之犨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是則周荊州界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穎與豫州分界而荊牧治宛宣王封申伯

河南曰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注滎兗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豬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易祓總義溠水左傳莊四年楚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爲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溠水出隨州隨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康成以爲宜屬荊州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爲荊州不知古荊州在荊山之南

康成狥漢志而誤也黄度說水經注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滍杜佑通典此爲豫州浸之波督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又水經注溠水出隨州隨縣黄山南南流入鄖今安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溠原委頗與又相去遠而馬融㢟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溠波近㢟成澤溠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恭讀

欽定周禮義疏謂溠二字疑傳寫互譌豫州當曰熲波荆

州當曰湛淄鄭注似不可破

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釋文盧石經作盧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濰水出琅琊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賁度說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盧水經注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

二說皆如字讀

正北曰并州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注虖池出鹵

城嘔夷祁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易被總義嘔夷鄭注疑即祁夷出平舒故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唐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滱水出縣西北之高氏山東北流至與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入於河貫度說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水經注所謂濡水也中易出閻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水經注易水與濡水互攝通稱南易

山縣東南即出燕王仙臺東石虎泉東流與巨河會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滱水又水經云易水至文安縣與虖池合瓜園關溷皆以此爲南易案此二說皆是輔與鄭注

鄭樵六經奥論禹貢有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並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攷制度無不相合若禹貢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

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貢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爲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夷鎭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鎭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

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明矣且禹貢五服南北周人必加以蕃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如建諸侯爲之長並非周之蕃服乎說義名通可取

王殷國亦如之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者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賈

疏王巡守殷國殷國則殷同也王巡守則當方諸侯所在經過悉至方嶽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或出畿外所在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黃度說大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經曰殷國正謂時巡守朝諸侯於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殷國則巡守可知注謂十二年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非也姜兆錫輯義國當作同文誤也按巡守殷國大行人掌客連文當為一禮據職方文當為二禮

舒芬周禮定本娛氏以訓方氏并下匡人撢人皆移隸司徒謂其職文皆訓迪教化之意也芬謂司徒之教主在萬民雖國子亦隸之大司樂矣蓋周之六卿實以三公兼任教王而論道司徒不得專也況周公設官雖內小臣奄人亦必擇上士為之豈以輔成王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惟此義不明後世遂以輔導啓沃專委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兼師保輒自委以有所司守於君德昏明恝然無所動於中也娛氏者官但取其職文之類而不知

周公設官立極之精意乃如是哉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雜元謂華讀爲㼌哨之㼌正之使不㼌邪離絕賈疏地有㼌邪離絕逓相侵入則不正故令正之㼌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頭寬一頭狹云㼌哨之㼌者按蕣禮主人云在矢哨蕣是不正之義故讀從之王安石新義華與誈爲國君削瓜華之同義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屬爲離翰案萃與華二字唐韻萃火媧切集韻萃

火𥸤切並音哂外雜之貌集韻又音晳淅切音冎不正也介甫直作華字非是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棗時禮經會元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山林川澤仍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用彌諸侯之侈心而醮天子之守地必頒以山澤之利者爰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

可以封邑者注物之謂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鄭鍔辨義辨其邱陵墳衍遠隰之名物之所以封邑者當爲一句王安石新義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溼辨其物以知肥磽媺惡按王氏訓義亦以物之屬上讀

王與之訂義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大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衛宮伯按其存版者而教之出而守與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非若後

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林之奇全解輕典柔克也中典正直也重典剛克也故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何獨新集注三典以用刑猶三德以爲治然人君撫世酬物文不可執一焉新國固宜輕典然縱弛之後人有慢心可以水濟水乎必時出猛政攝服人心如諸葛亮之治蜀可也亂國固宜重典然殘虐之

餘人無生意可以火益熱乎除其煩苛使人知有人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也平國固宜用中典然濟度不修姑息爲治則國勢寖微矣必修明制度振舉紀綱使臣民有所警懼子孫有所持循可也總之因時制宜不失先王立濟之意可矣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注暴當爲恭字之誤也王安石新義失愿而糾刑之所取也何喬新集注國刑中以謹愿爲上而察其強暴者則刑之暴者愿之反也二家皆讀暴如字與鄭異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注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又云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賈疏此并下二經論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是禁民省事之源也邱富國說束矢鈞金非貧民可辦然理直者固當還之雖貧民末遽困也況其不能致者又有肺石路鼓以達之乎王應電翼傳兩人皆至則詞不獲逞兩劑並陳則詐不可逃而各入束矢鈞金則心

有所惜故雖健訟者多相與和解而止此所以爲禁民訟禁民獄之法也

以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劉彝中義肺者氣之府內外達乎皮毛惸獨老幼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窮民其有取於是乎龐元英文昌雜錄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長大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滅則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

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
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爲肺形者便於垂又肺
主聲之所以達其冤也案賈氏說肺石形製必有
所傳受謂如今之撾登聞鼓非是大僕建路鼓於
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登聞鼓是其遺法彼
有大冤抑欲急聞此則小獄訟故士師聽辭立三
日乃聽之與彼異所劉氏說近之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當爲
辟謂辟除姦人也玄謂蹕止行也釋文蹕本又作

趩輸案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小司寇使其屬蹕經皆作蹕而此經故書作避釋文云本又作趩是亦因避字而異文作趩耳當依故書作辟如杜子春訓義蹕大司寇所掌是避除小司寇所掌是警蹕事本不同王安石新義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分別亦有理但未若據古文訂正尤爲的據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

也王與之訂義後鄭解外朝謂雉門外非也外朝之王所掌在庫門之外王志長副錄引或云王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說同訂義案朝士鄭注掌外朝之灋不知此注何以忽異雉門疑庫門筆誤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又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注並云故書附作付前注云附猶著也王志長刪覆附者著於物而帖然之謂刑之輕重與其罪錙銖相准故曰附也說附字甚諦切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賈疏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是三刺並言殺者舉濃重者而言鄭鍔解義此三刺亦有刺取之義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三濃注亦云刺殺也易祓總義刺者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加刑殺也與鄭剛中義同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王應電翼傳謂上經及大比登民數一節皆移屬於此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巽傳謂下經命其屬大會乃致事當屬於此
命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並瑤逑注乃字疑衍
文乃命其屬大會乃致事逑注大宰歲終受會令
官焉得正歲大會此節恐有錯文王應電巽傳小
司徒政治後節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此應繫登
中于天府下經凡經中言乃者多是鄭重之詞此
經以職事貢于天官大宰故重其事故言乃宣布
乃致事非衍文亦非錯文也王明卿於小司寇職
改正節次者非一可備一解未知是否

士師掌士之八成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一曰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汋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翰案漢人多引經斷獄隋書經籍志有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先鄭所引此類是也春秋穀梁傳僖八年鄭伯來乞盟蓋汋之也爾雅釋水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郭氏元中記貫州有瀱汋一月百盈百竭應漏刻集韻汋挹取也當如乾沒之義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鄭司農云辯讀如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灋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灋也劉氏迎曰荒辯之灋謂辯其輕重而爲之備也使凶荒而無辯安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辯讀如字較鄭義爲安

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注王欲赦之則用此親往議之李

五嫏嬛館補校

覲周官論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者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人者無以懲其惡彼殺傷者無以中其冤此不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人之心而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

協日刑殺釋文協作汁案汁古文叶字與協通用樂緯汁圖徵叶亦作汁

鄉士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王昭禹詳說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此經不及三公者散見於朝士之職也其職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則三公在其中矣案遂士職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職縣士職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此合三公六卿會議者蓋指疑獄也王制所言亦此類此不言三公者常獄自司寇為主率其屬而議之爾

方士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注所上治者謂獄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者告於司寇聽平之王志長刪翼主之者方士據其所上治而廉察都家士之能否也上治猶上計不專指小事言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易祓總義掌訝職與士逆賓客於疆士即訝士也鄭鍔解義行人掌其禮訝士掌其刑金瑤述注訝士雖與掌訝同送逆而所重惟辟蹕及誅戮暴家耳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案注說本春秋元命苞而微與初學記引緯文云樹槐聽訟於其下者棘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棘所以刺人其情令歸實槐之爲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葉夢得石林燕語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圖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二曰治朝

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外朝之位朝士所掌朝法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卿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陛之間其政誠爲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司士所正之朝儀而宰夫掌其法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窮遠與遽令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天子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爲限矣燕

朝之法雖在大僕然諸侯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之復逆得與諸侯公卿羣吏達於燕寢之時則亦未嘗以遂深爲隔矣觀三朝之法則知成周盛時戸庭無壅其政通達何如哉

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案判辨古今異文也判書先鄭謂別券也鄭鍔解義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傅別是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先鄭

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灋行之司市爲節以遣之後鄭云同貨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灋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藏又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先鄭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傅而聽其辭以其比傅證也後鄭云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案此於義爲

疑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同貨財即士師職所謂凶荒令民通財也天災流行令民同貨財以相濟而以國法行之爲責其償與息則富者樂於出財而民常不困矣犯令謂多取息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上師令之朝士又令之犯者加刑罰焉所以使出者無顧惜而貸者不敢負也屬責此謂身亡而親屬執傅別以責名甚或妻子孱弱或族屬疏遠欺其不知故抵賴也若轉責使人歸之則必契約佐證而無從抵

言矣地傳謂傳別有土人佐證者小司徒聽民訟所該者廣獨以其地附近之人正之不必有傳別故曰地比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先鄭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王安石新義盜賊軍謂盜賊衆而成軍王應電翼傳盜賊贓犯既明在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又如昏夜爲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科其罪使盜無所容也

吳澄三禮考注以司民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正之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未見其有決不然者況秋成物之時也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按其文有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彼司寇者見明王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寧不戚焉動其不忍之心哉後世唯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凶人暴吏羅織株連就戮者卒數十百人

噫傷天心剿國命亦獨何歟由是言之則司民爲
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而非漢儒之見所及也
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
五百注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
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又引鄭司農云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王應麟困學紀聞崔浩漢
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
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
非自隋始也禍石剩談婦人椓竅椓字出呂刑與

舜典宮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閉是也昔巡刑部員外郎許公因言宮刑許曰五刑除大辟外其四皆侵損其身而身猶得自便親屬相聚況婦人課罪無輕稍於男子若以幽閉禁其終身則反苦毒於男子矣椓竅之法用木槌擊婦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廢矣是幽閉之說也

予語類漢文帝除肉刑後世之五刑降死刑一等則流徒杖笞而已生刑死刑輕重相懸不能使民

無犯善乎胡仁仲之言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賊難悔是絶民以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庶幾民知所避而風化興矣又云今徒流之法既不定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以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陳羣復肉刑議載魏志本傳今錄於此時太

孰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
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
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
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
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
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
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
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
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

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所議同

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釋文旄本又作耄案孟子反其旄倪耄亦作旄古字通用

文獻通考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

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爲斟酌所謂議事以
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深淺罪
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
刑盜賊姦宄不詰於是赦遂爲偏枯之物長姦之
門矣

司約治功之約次之注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
所及也王與之盟載治功之約則若虢仲虢叔勳
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賈疏說功約水土之
功鄭下文注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功即此功也案賈說與注不同可備一解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此經所謂宗彝與尚書異蓋宗廟之典冊也

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王昭禹詳解詔其正藏於天府案玉府無其文玉府有共珠槃玉敦之事當是誤玉府為天府

也細繹此經下文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注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也賈疏此謂司約副寫一本來入司盟邦國有疑會同言掌其盟約之載亦是與司約共其事則正本當在司約也

版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注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王與之箭義掌次言王大旅則張氊案設皇邸注邸以版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與饗諸侯亦如之承質如神也鄭彼完解以金為葉大祭書祝辭大饗書策辭說雖與

而懸於理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皐隸女子入於舂槀先鄭曰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後鄭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周循宜管涔子奴僕曰奚見周禮曰輿曰臺見左傳曰廝役扈養見公羊傳曰盟奴曰蒼頭廬兒見漢書曰應門見李令伯表荆淮海岱雜齊之間駡奴曰臧駡婢

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壻婢曰臧女
而婦奴曰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爲奴婢
之賤稱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蔑馬者及
奴婢女厮皆謂之娠見方言榦案臧獲侮娠諸名
皆漢世罵奴婢之稱猶存古意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書駹作龍鄭司農
云龍讀爲駹駹謂不純色也案牧人職毀事用駹
作駹字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注謂雜色與此同
作龍周易說卦傳震爲龍虞翻作駹則駹龍二字

古通用也顧野王玉篇騅馬黑白毛也黑白相雜如騅故凡不純色者皆謂之騅

司圜凡害人者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歟賈疏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案墨于書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亦指五帝畫象言

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注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元謂在手曰梏在足

曰桎劉倣七經小傳梏春秋傳以弓梏華弱於朝
易曰童牛之牿王安淅義梏其脰桎在足拲在手
左傳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梏在脰明矣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
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
案搏當如字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即此搏
字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愼罪邪務搏執搏持也斬
殺賊諜防其竄逸故嚴禁而搏持之若作膊釋爲
磔則下文葬之又是何刑

斬殺刑戮亦如之黃度說後鄭以戮爲膊焚辜肆非也戮猶辱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

髡者使守積注元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王氏與傳舊說以髡爲同族之犯宮刑而滅之者非也蓋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滅爲刖已下耳苟降從髡則臏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案鄭據禮記公族無宮刑而爲此說但經亦不言宮刑當減何罪則明卿說降從剕刖爲當髡者當

此經罪髡者守積漢書刑法志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是周之遺法也

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易祓總義周之興也東南先服王化四翟之隸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有素故使列於守衛罪隸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應電翼傳十四守宜屬閩隸誤衍於此按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未嘗及於罪

隸蓋罪隸乃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之士司隸四翟之隸於王宮之守故自已足亦何假於罪隸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正脫此句故愚以為誤衍於此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注杜子春云子當為祀元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王安石新義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而為之養鳥也子謂鳥所生也

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案王說跟上義似稍貫

序官貉隸百有二十人注征南夷所獲閩隸百有二十人注閩南蠻之別夷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夷所獲貉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北夷所獲王應電翼傳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蓋皆臣服於中國而此上於蠻夷閩貉者閩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於西北故以服東南爲貴舊說以爲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許

攷四隸之職唯有養獸與守王宮二事則非俘獲可知果爲俘獲自當屬之罪隸若其生子孫乃可屬此耳王志長删翼備引汲冢周書王會解以爲王會所陳似乎侈大其說然成周服遠於此可見蠻閩夷貉之隸蓋指此也

舒芬周禮定本自司隸至此六職與氏移屬司馬謂其文皆守衛畜牧等事覩於役服不氏可見芬謂罪隸之役百官府蠻隸之役校人閩隸之役牧人貉隸之役服不氏此皆由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

之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主囿髡者使守積皆爲司寇之屬無疑也況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因執人之事因司寇詰姦慝之意耶但罪隸五隸不合列官蓋皆以罪而坐之役者當如掌戮之列墨劓髡宮沒其官而存其職以統歸於司隸則庶乎古作者之意矣又於布憲職云五官俱不復設縣布之官此職僞當剔去之案吳幼淸以司隸六職入司馬實出臆說罪隸五隸只有人數本不列官舒氏訂正最確乃以布

懲一職爲僞而欲刪去之不知先王用心最重刑
獄故詔民獨詳王志長刪翼辨而正之是矣
禁殺戮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注鄭司農云攘
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元謂攘
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賈疏卻獄言不受者謂
人有罪過官以文書追攝不肯受者王志長刪翼
愚按卻獄即今所云拒捕歟
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收之戮其犯禁者
注奚隸女奴男奴也王應電翼傳奚民間婦女服

役於后宮者隸奚隸之守王宮者故並言出入謂出入於王宮也司牧糾察統治之不得非爲有犯禁而戮之也舊以奚爲女奴女奴主幽閉安得復有出入乎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王應電翼傳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道路但治其大略而已此官則主達畿內之道路蓋侯國皆有此職而王畿爲之主也野廬氏之職修雖有迢遞遠行而常如彽於堂階間矣國語單襄公使過陳道茀不可

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案集韻胔本作骴亦作髊殨或書作胔又殨亦作髊殊古皆通用殨禮記作漬古文作脊又假借字也

雍氏春令爲阱擭溝洫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注阱穿地爲塹可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

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賈疏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案擭阱卽中庸之罟擭陷穽也楊愼丹鉛總錄罟擭以罟爲擭而挂之陷穽爲穽如井以陷罟擭以扃羅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穽以陷墜禽獸今之跰坑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注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澤之

沈者謂涉魚及水蟲之屬案沈與流對文爲義郭
緣生濟進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
然後更流注北烏常沈齊人謂湖爲沈澤之沈者
謂擁澤爲湖獨擅魚鱉之利也王志長刪翼引某
氏曰依山爲沈就澤爲沈則專利於己肆害於物
故皆禁之戒躁殄也

序官萍氏注萍氏主水禁萍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
不沈溺王安石新義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爲
物又不溺沈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名官曰萍氏

萍氏幾酒謹酒注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無彝酒困學紀聞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爲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王應電翼傳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酒所以爲人合歡而濟則生禍亦其類也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丙丁戊

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陸倕新漏刻銘李善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司烜氏王安石新義爟與烜皆火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司烜掌明水火司寇所本故列司爟於夏而司烜在秋官也舒芬周禮定本吳氏以此條爲祭祀之事非刑獄之官所宜與欲歸宗伯芬謂王

之太祭祀則五官具在皆有執事君謂刑官不足以昭格則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典獄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而顧不可以與祭祀耶況五刑之用實惟天討故凡王之大事則六官皆與而不可以拘其職若小事則固有官成也亦孰得而參之哉舜命咎繇作士則曰惟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水火之職設官者於司寇盡有深意矣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

蕡燭也元謂蕡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爲庭燎賈疏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如今蠟燭案徐炫歲時雜記除夕作蕡燭以麻枲濃油如庭燎然則蕡燭之制唐季猶存先鄭依古文爲解其說亦未可廢也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賈疏狼扈道上謂不鐲之物在道猶言狼藉也案夏小正正月寒日滌傳松卿注舊注滌一作條韓鄂歲華紀麗立春滌風至是條滌古

今通用也穆希文嫭史狠起卧游戲多豬其草而
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狠豬又曰狠㞋名物考案狠
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狠餮言其恣取則曰狠
貪言其威顧則曰狠顧言其亂走則曰狠竄言其
陸梁則曰狠㞋言其專愎則曰狠很言其不慚則
曰狠戾言其不檢則曰狠豬言其乖謬則曰狠狽
條狠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
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賈疏序官條狠氏下
士九人今云天子八人或取胥役中兼充與翰案

此即論語所謂執鞭之士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㮇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注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羡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偦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當爲互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行人也㮇梐之枑故書亦作柜當依先鄭作互爲是胥即胥徒之胥無煩異讀王安石新義謂國粥爲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修閭氏比之王志長删毁斥之云粥物者何與於追胥乎宜從注

庶氏注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王安石新義先王以善政養天下既蕃且庶故設官以除蠧蠱之害謂之庶氏也蓋介甫如經字訓釋較注義爲長

郝敬完解冥庶二氏盡寇之情矣曖昧疑似姦宄之狀冥氏銷其隱庶氏攻其姦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案注說燒其所食之物此義甚鑿陸佃埤雅

釋獸熊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熊
蟄時并無食物將何所燒乎蓋謂以火爇之使出
穴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媒而狩之案潘安仁射雉
賦序餘暇習媒翳之事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
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
也此卽以其物爲媒之義今俗捕鴿者呼爲誘子
亦其類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注柞除木之名舒芬周禮定

本草字衍文案柞固是除木連文及草無不可者未定即爲衍文也

序官薙氏注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加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元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芟草也月令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案經本夷薙異文先鄭依左傳後鄭依月令並有經據宜兩存之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當爲萌書亦或爲萠萠謂耕反其萌芽元謂萌

之者以銘其斫其生者桀崩故書作蟄古文假借
字

序官硩蔟氏注鄭司農云硩讀爲摘蔟讀爲爵蔟之
蔟謂巢也元謂硩古字從石折聲案顧野王玉篇
硩天歷切音惕石中火也據此義則必用含火之
石以毀其巢取陽之勝陰也

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鴞鵩是
鄭鍔解義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
官以摘去之何耶觀韓愈有射訓狐詩惡惡方言

有鳥夜飛小兒衣服遺之輙成疾狀如五疳是知天鳥之害有如此者不可以不去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注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劉彝中義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夭邪之物無所自存邱富國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避戊巳虎豹以衝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

秦時禮經會元服不

氏廢則冬多麋矣壺涿氏廢則秋有蠱矣哲蔟氏廢則鸛鵒來巢矣射鳥氏廢則爰居有祀矣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鄭鍔解義謂其有神則以攻禜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熏之案李時珍本草綱目莽草釋名菵草芒草鼠莽宏景曰莽本作菵字俗訛呼爾時珍曰此物有毒食之令人幽罔故名山人以毒鼠謂之鼠莽然則豳風七月篇穹窒熏鼠其用此草歟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賈疏

拺拔除去之也

以蜃炭攻之注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當亦作蜃書亦或爲晨案晨乃蜃字之異文許慎說文解字匽鼂也揚雄曰匽鼂蝘名杜林倉頡訓詁假爲朝旦之朝意亦類此

序官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蟆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蟆屬書或爲掌去蝦蟆元謂蟈今御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狐又蟈氏掌去鼃黽注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

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故去之段氏玉
裁周禮漢讀考鄭司農謂鼃黽蝦蟆屬至許叔重
說文直云鼃黽蝦蟆也是鼃黽與蝦蟆不別甚矣鄭氏
則顯別鼃與蝦蟆爲二類漢元鼎五年鼃與蝦蟆
闘二物可知此勝於許鄭者一也司農說文皆以
鼃黽爲一物鄭君則知鼃與耿黽爲二此勝於鄭
許者二也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訓蝦蟆引月令螻
蜮鳴司農所據禮記蓋作螻蜮說文則云蜮短狐
也蟈同蜮鄭君則曰蟈非蝦蟆亦非短狐蜮訓短

狐亦㮾名字此勝於鄭許者三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去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注水蟲狐蜮之屬故書炮作泡鄭元謂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五貫當爲午貫王昭禹詳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鍼戎鹽纍卵獺膽分杯坏漆以蟹

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股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時所作弓矢元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陽月食則射太陰與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太廟譆譆出出者王昭禹詳解弓矢常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

之按司弓矢職云枉矢利火射薛氏曰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案注謂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於義未安經言射天鳥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不言射日月也

銜枚氏掌司嘂郝蔽完解秋政森嚴至於庭氏則鬼神無夜號者至於銜枚氏則朝市無讙譁者太平之象覩矣

序官伊耆氏注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

與今姓有伊耆氏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老臣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旣事乃授之案古無以咸爲函者形聲相去亦遠攷禮記喪大記凡封大夫士以咸注咸讀爲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椷釋文咸一本作緘咸緘二字古通用此經杖咸亦讀爲緘謂緘藏之似與形聲爲近

朱子語錄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

侯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之私意也

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注六服以其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覲諸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何服

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衛要服皆然禮經會元皆言巢伯來朝是南方來朝也豈必東方諸侯春朝而言圖事詩稱韓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諸侯秋覲而言比功乎恭讀

周官義疏案朝覲宗遇四方之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與之為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言則東方者有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

下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鄭注說大行人朝位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王安石新義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主當衡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縟卑者蹙而略故也陳傅良說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

行四十五步以朝王易被總義同此說案注言上
公立當軹王立當軫是立處相去九十步也擯者
傳辭後公當趨進王前前乃就之賓主各四十五
步平等抗禮似非所宜也
賈疏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春夏受贄在朝
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於中上
服乘金路之等易被總義不下堂而見諸侯特漢
儒之說耳上公朝位後鄭止曰賓下車及王車出
迎所立處惹賈氏則直以爲在廟乃有此迎賓之

法禮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賓之法奈何强為之說乎案孔穎達禮記正義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至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朝服執贄以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賈疏謂朝無迎法蓋本熊安生禮記疏說也此經有將幣之文專指享禮參以齊僕

職所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
等爲車送迎之節豈迎入而行饗乎然則廟之
享覲之饗皆有迎賓之禮矣至夷王下堂而見諸
侯謂常朝非行享及饗食之時講於臣下不覺失
禮故記以爲譏也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注禮者使宗伯攝酌
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
送爵是謂再祼鄭鍔解義小宰職曰凡賓客贊祼
謂贊王也小宗伯祼將亦贊王也蓋宗伯攝酌何

用小宰小宗伯贊之乎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贊后也若王后不與則外宗贊宗伯而內宰亦必贊祼康成蓋因大宗伯職言大賓客則攝而載祼送矣之不知大宗伯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則內宰亦贊宗伯矣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賈疏引趙商問其他初眂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是

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容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參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然則覺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

林之奇尙書全解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大行人言侯服歲一見甸服而後六年一朝與此經不合應孔氏雖引歲徧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爲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則此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狩亦不得爲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見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按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問與視則其臣故曰時聘殷頫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爲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然此篇所載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何與

周禮異翰案尙書周官晉代晚出之篇不無舛錯當以周禮爲準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三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王與之訂義唐氏曰楚之於周非侯

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爲限也王志長刪翼引雜說云禹貢九州貢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北貢面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始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某物也王應電翼傳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翰案大行人六服所貢視大宰九

貢無幣貢斿貢物貢此三者固在職方氏制貢之內亦或如禹貢錫命而後貢之與此歲皆有貢者不同包匭菁茅與橘柚並爲物貢似未可以祀貢目之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九服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又云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案五瑞以封五等之君蕃國旣稱子則禮當執穀璧矣以其所貴寶爲摯

自損乎之加璧及其土地之與廢也鄭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程子

今書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

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

委官守而遠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

國耳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圖說合

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

生物爲陽類也乾之所爲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尊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尊文故合琮以錦琥爲虎形西方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琥以繡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璜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鄭司農讀爲賻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又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注故書槁爲槀鄭司農云槀當作犒

謂犒師也案賻國宜於札喪犒國宜於師從然古文經字寶作傅作褒皆當如字解之傅君大宰職之傅別令傅補者謂就附近之地發倉粟以補助之也案積也春秋左傳哀三年於是乎去表之槀杜預注去其槀積令槀禬者謂出委積以禬禮哀之也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注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

[illegible]姚姬傳補校

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
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敎尊尊也又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注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
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又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
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注擯之各以
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恭

續

周禮義疏案覲禮所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者蓋繼拜日祀方明之後相屬而爲之非四時之與也門即謂壇宮之四門非國門也詳見儀禮壇三成每成高一尺則無階也壇宮雖有四門諸侯皆從南門入其位則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明堂位朝事義所言諸侯之位異諸侯既就位王乃於壇上揖之揖之謂升之也擯之謂上擯迎之使升也是時上擯盡立

於壇之上等稍東而西面　以擯升降而傳辭承擯
以下立於門東北面之位　以導侯立於三等之壇
一爲地無幾不能容多人也一朝三享所謂四傳擯
也禮亦如之又在四擯之外禮之盞一酥而已無
酢亦不授几地窄人多諸禮從簡可知
皆旅擯再勞注鄭司農云旅讀旅於泰山之旅謂九
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
傳之元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賈疏先鄭
讀旅爲旅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後鄭不從

者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與此別旅面際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王應麟玉海還覲九儀亦在六典馭貴富以爵祿詔於大宰聽祿位以禮命敘於小宰以儀辨等見於大司徒正儀辨位具於大司馬至其命秩則掌於春官意者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所以昭示上仁其儀章則詳於秋官意者序爵秩禮肅然如秋所以森嚴典憲擯相謹於司儀禮籍具於小行人掌訝辨其邦國之等掌交諭其九禮之親康成傳經皆

以九儀釋之然儀之別雖至於九儀之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敘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輒書王制之序爵皆五等也武成之列爵惟五於是可攷矣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侯則曰如諸公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亦爲壇三成序揖皆三等也武成之分土惟三於是可驗矣王朝內臣外賦侯邦之秩上公之孤旁賦小國之君由卿八命下而至士至於一

命則邦伯所同由卿再命下而至士微或不命則子男所獨大概不越乎三耳儀以九爲數故詳而

燕案儀以三爲等故簡而易明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謂夷發聲釋文焉劉音夷疲文英正字通周禮焉字連上句讀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焉語助辭也當如字讀讀作夷非案正字通說於文義極順但

故書作夷使先鄭直作四夷解後鄭意以使不專於四夷改爲發聲總以古文夷字不可泯滅也但古無以夷爲發聲者意或如曲禮在醜夷不爭之夷言與行人等使也

環人鄭鍔解義周官有二環人夏官之環人掌致師此官環人掌環遶賓客而爲之衛事雖不同皆有取於循環之義故皆名曰環人王應電翼傳地官以儐賓客爲職故遺人之官所以養之之道備秋官以詰姦慝爲職故野廬之官所以衛之之法嚴

然無統一之者大行人主賓客於四門故特設環

人之官兼此二事

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注謂諸侯以

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劉彝中義國容謂

入賓而遇大喪軍旅會同者皆指蕃國棄象胥專

主蕃國劉說為是象胥一職猶今之通事也

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一牢庶具百物備

諸侯長十有再獻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

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

命作伯者也賈疏莫敵用者謂兼饗諸侯無二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敵卜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案敵當作適此長字如燕禮大夫長升受旅之長謂尊先卑後而次第獻之也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注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疑有脫誤耳王氏詳說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耳羣介行人宰史

皆有牢不爲過也侯伯子男則不言以上公爵命

　獨陘其禮亦獨陘也

牲三十有六皆陳注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鼎腥
也於侯伯之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案說文解
字胜犬膏臭也从肉生聲一曰不熟也徐鉉
注引禮記飲胜而苴熟禮內則秋宜犢麛膳膏腥
釋文腥雞膏也說文作胜蓋文以相似而致誤

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
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

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注米橫陳於中庭十爲列每筥半斛又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陳之也言車者衍文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藁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稛也王應電翼傳筥米陳於中庭以備貴者之食若車米則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

聘禮篆十六斛四秉曰筥則米數太多或誤文不可考矣案經言車皆陳者謂牢米等以車載而至皆陳於庭車字不爲衍文待賓之禮宜致其豐牢米十車未爲過也

掌訝易祓總義主聽斷四方之獄訟故曰訝士專送迎四方之賓客故曰掌訝

王志長刪翼觀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好惡不可以不愼也王之好惡在深宮曲房聲笑寢興之際而諸侯之貞褻生民之休戚風

俗之污隆全於此如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憙好惡亦可危矣至後世變爲名法之說則又隱其好惡與天下相蒙於不測而聞聲之習日亢幾鬼而不人共辰之誼日虛匿心而徒貌上下相遁而三代之治終不可追矣

章如愚羣書考索天子之士視諸侯之卿故朝大夫雖以士爲之而名其官曰大夫

王應電翼傳春官有都宗人夏官有都司馬秋官有

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每都設官凡六家亦如之

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爲家邑家邑之外稍

小都小都之外爲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故封

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蓋爲王治

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與其地也夫擧百里之人民

土地以畀之使操縱與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己

萬一不得其人寧免倒持大阿之禍耶此都宗人

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有

都宗人家宗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也於是有都

司馬家司馬法則者馭官之大權也於是有都則
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有方士治中者攷治
之要也於是有都士家士至於王朝有令於都家
都家有治於王國不可無統率也於是有朝大夫
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
一聽於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得以擅爲此政教
所以齊一其廢置皆由於冢宰非若小吏而其君
長得以專易此血脈所以流通也